

文 譯

期六第 卷一新



行發司公誌雜海上



譯文

新一卷 第六期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叢書月刊新出兩種

森山啟著

廖苾光譯

文學論

文學概論一類的書，坊間出

版已很多，但內容都很陳腐

。本書原著者森山氏，爲當代日本之大詩人，

同時也爲公認之權威文藝理論家。這是他最近所寫的用唯

物辦證法，來處理文學上的基本問題。全書分爲四篇：一

「文學和社會生活」；二「關於創作方法問題」；三「現

代文學之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問題」；四「關於詩的問

題」。書末更附以著者另外的重要論文一篇。

已出三種

灰餘集

祝秀俠著

本書是作者近三年來所寫文藝

批評及小品文的結集，內容都是積極的進步的，而文體又是幽雅的。

新哲學論集

艾思奇著

這是著者長篇論文的選集，內

容包含哲學，社會科學，文學，以至自然科學。讀此不但能獲得各方面的基本知識，更能知道新哲學怎樣在各方面的應用。

哲學思想之史的考察

恩 德 曼 著
征 農 譯

一般人往往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看作兩種對立的東西，本書就是解說這種謬誤觀念的。他以新哲學方法，從古代到十九世紀的哲學思想之史的考察上，來說明歷來進化學說變遷之跡，自然科學在社會進化過程上占着怎樣的地位。附錄鄭勵先生譯蘇聯烏拉諾夫斯基著的「新哲學與自然科學」一文，敘說從十九世紀末葉，二位新哲學的創始者死後直到現在帝國主義時代的自然哲學發展情形，正好補充本書之不足。故本書不僅是一本簡明哲學思想史，同時也是一本簡明的科學思想史。

望道文輯 陳望道著

作者在文學語言學方面的貢獻，已不用我們再加介紹了。本書就是作者最近幾年在這兩方面的收穫，尤其關於「大眾語論戰」的文章，更值得大家仔細一讀。中學校學生更好採作國語科之補充讀物。

每冊定價一律五角
讀者書房刊行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理



Г. М. Горький

高爾基像及其簽名



譯文

新一卷第六期目錄

高爾基逝世紀念特輯

(二)

和高爾基告別

(二〇五五)

法國 R. 羅蘭作 黎列文譯

高爾基與蘇聯文學

(二〇五八)

蘇聯·奴西諾甫作 天虹譯

被損毀的作家

(二〇七九)

蘇聯·高爾基作 蕭乾譯

麥夫與蜘蛛

(二〇八八)

蘇聯 M. 高爾基作 蕭乾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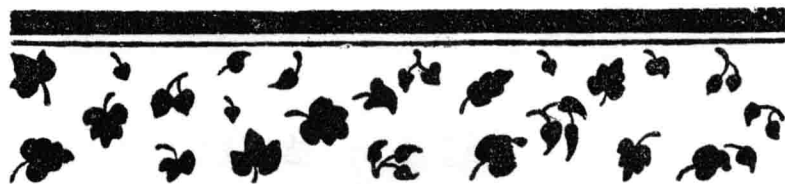
意大利童話

(二〇九三)

蘇聯 M. 高爾基作 克士譯

在「資本論」裡的莎士比亞

(二一〇三)



威爾斯	斯	的歌	人	(一一二)
匈牙利	奧洛尼	作	孫用譯	
暗礁	間	瑞典 V·海滕司頓作	尊彥譯	(一一三)
心	法國 T·雷米作	世彌譯		(一一四)
萬諾娃	蘇聯 V·英倍爾作	金人譯		(一一四八)
安·曼梭	西班牙 U·烏那慕諾作	莊重譯		(一一五八)
懷者	烏克蘭 L·彼爾沃馬衣司吉作	金人譯		(一一六七)
麻瘋	日本島木健作	陸少敬譯		(一二七八)
一個現代孩子的夢	法國 J·J·培爾納作	黎烈文譯		(一二〇七)
後記				(一二三四)

插

圖

在死床上的高爾基(法國麥綏萊勒作).....	封 面
高爾基像及其簽名.....	一〇五頁前
高爾基在聶哥列車站下車.....	一〇五九頁前
高爾基工作後的休息勃羅忒斯基作).....	一〇六七頁前
高爾基與羅曼羅蘭.....	一〇七五頁前
紀德等參加巴黎高爾基街改名.....	一〇八三頁前
高 爾 基 照 像.....	一〇九一頁前
高 爾 基 畫 像.....	一〇九七頁前
培 爾 納 像.....	一一〇九頁前

「我們是詩人，作家。我們的職務是觀察人生，而把我們的觀察和經驗化爲造像。革命是行動的意志而不是觀察的意志，所以我們只有保持着不參加革命的超然態度，才能做創作的工作。」

在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年青的革命的大衆作家，這種理論可以掩護着他們的藝術上缺點。……這些作家往往說：

「偉大的藝術只有在太平時世才創造得出來。革命使我們沒有餘暇琢磨我們的作品。你尋求着一種音調鏗鏘的詩韻，因此就喪失了一個革命的地位。所以我們的造像不能夠十分完美。」

高爾基以他的藝術實踐來證明了這些玄妙的議論的不確。

年青的高爾基帶着他的鷹之歌和暴風雨中的海燕之歌來到了文壇上。在這些詩歌中，他歌詠着勇者的瘋狂，叫「暴風雨吹打得更厲害些」。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協力爲一九〇五年的大風暴開着路。他不僅用他的詩歌和傳說中的浪漫的呼聲來爲牠開路，同時也用他最初的偉大的寫實主義的作品福瑪·哥台耶夫、三人等來爲牠開路。高爾基以他在十月革命後的著作來證明了「偉大的藝術只在太平時世才創造得出來」一說的荒謬。

除了許多回憶錄和小品文性質的第一流作品以外，高爾基在革命時期創作了兩部傑作：阿泰莫諾夫的事業（The Arlamonov Business）和克里姆·沙姆金的生平（Life of Klim Samgin）。

在一九一七年沙皇的專制政府倒了以後，銀行家和工業家的蒲爾喬以及社會革命黨的孟雪維克知識分子，曾企圖獲得俄國的政權和領導權。在剛才提及的這兩部長篇小說中，高爾基描寫着這兩種騙子，談到他們的命運，他們的發展，和他們最後的滅亡。

借用從前人們談論十八世紀的幾種美術和回憶錄的話，關於這兩部作品我們可以這樣說：即使我們的關於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的知識都得自這兩部書，我們也可充分瞭解爲什麼牠那些蒲爾喬自由黨的，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的「救主們」已注定要和沙皇的專制政府同睡於政治上的坟墓中。

在阿泰莫諾夫的事業這長篇小說中，高爾基提供了一幅俄國工業蒲爾喬的歷史的極妙寫照：自一八六一年俄國廢除農奴制而工業家代替了封建地主的地位時起，直到一九一七年沙皇的政治上權力以及貴族和蒲爾喬的經濟上權力都被大衆的統治破壞而奪去時止。

一個封建地主的管賬，在一八六一年被解放後，對德利莫夫城內的老年人說道：

「現在每一個人都須表顯自己的質料了：他配做什麼？這是貴族的末日，你們自己都是貴族，你們聽見嗎？」

用了這些話，伊利亞·阿泰莫諾夫表示了社會勢力的新排列法的本質：農奴制度所以廢除，是

因爲「奴隸勞動」乃是工業頸項上的一種重負。貴族所以沒落，是因爲牠知道消費農民所生產的東西而不知道在「自願」勞動的基礎上生產出價值來。生活是在有能力做這事的人們這一邊。伊利亞·阿泰莫諾夫相信他自己有能力，能夠建立一種新生活。貴族沒有能力解決那歷史上必需的難事——建立工業。伊利亞·阿泰莫諾夫被召來繼承他們——現在他是生活的主人了。

伊利亞·阿泰莫諾夫建了一個工廠。他深信牠將矗立數世紀。他對他的孩子們說道：「你們和你們的兒女和你們的孫兒女將有三百年的工作好做。我們阿泰莫諾夫一家人要把地球裝飾起來。」

伊利亞·阿泰莫諾夫開創了一部新的俄國史。他心想使牠成爲一部萬世不絕的史書。爲了這目的，他使用着他自己的收羅羣衆的辦法，使他們變成他的奴隸：「我們將有一切的東西——一座教室，一塊墳地，一個學校，一個醫院，只要耐性點。」他知道這一切是支配羣衆的工具，能使「織工們敬愛他們的慷慨的主人。」

伊利亞·阿泰莫諾夫沒有完成他的計劃。他在一樁意外事件中被殺死了。但是他已立下了他的社會層稱霸的基礎——工業資本主義的基礎。

伊利亞·阿泰莫諾夫乃是俄國的工業資本主義戰勝封建地主的俄羅斯的藝術的象徵。他是

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期的具體化，同時又是牠的野蠻的殘酷和殘酷的狡猾的人格化。他是阿泰莫諾夫家的企業的水門汀和釘子，可是他的內部早已潛伏着各種後來終於使「阿泰莫諾夫的事業」破產的矛盾。在他的兒子們和孫子們身上，這些矛盾將更其明顯，牠們將促成他的事業的破滅以及他的整個社會層的破滅。

追溯着阿泰莫諾夫家其次兩代人所走的路徑，高爾基表現着俄國的資本主義怎樣和一般的資本主義一樣，並不變成「裝飾品」而變成了一個監獄。

高爾基以那曾爲伊利亞·阿泰莫諾夫服役的老更夫鐵鴻和阿泰莫諾夫的長子彼得的一番談話來結束這部小說。這番談話發生於十月革命以後。那些管理工廠的阿泰莫諾夫家的年青人都在革命後逃走了。讓那年老的彼得·阿泰莫諾夫去聽天由命。當他問那些兵士在工廠的空場上幹什麼——是不是敵人已來到這裏時，老鐵鴻答道：

「這是反對你們的一種戰爭，彼得·伊利亞……最後的戰爭，此後他們不要再戰爭了。」

● 意即「伊利亞的兒子彼得」——俄國人稱呼別人時，都把他的父名放在他個人的名字後面，而把語尾化作「支」字。譯者。

鐵鵠繼續講下去，他的說話中充滿着忿怒，對於驅使奴隸者的仇恨，他的真理——被壓迫者的真理的得意揚揚的勝利：

「這就是將要發生的事。我說過：一切的苦工。現在果然實現了。好像灰塵似的被刷去了。好像木屑似的被刮去了。那就是這樣，彼得·伊利支。是的，魔鬼叫嚷着，你們也叫嚷着。啊——這有什麼用呢？你們接二連三地作孽。我在旁邊看着，疑惑着：什麼時候才會完結呢？現在你們是完結了。你們活該……」

阿泰莫諾夫的事業是俄國工業蒲爾喬的興旺和毀滅的一幅綜合的藝術的寫照。伊利亞·阿泰莫諾夫——社會層的力量，只能帶着他們走過一段比較短的歷史上的時間。

伊利亞·阿泰莫諾夫の後嗣變成了衰弱的求神者，因為他們的體系連宗教上的政治上的偉大都沒有獲得。他們雖然擁有着物質上的權力，可是在文化方面他們是不會生產的，在政治學和治國術上是破產的，甚至於沒有能力組織他們自己的生活。

他們的文化的精華是一羣沉悶的肥胖的教士和軍官——他們的妻妾的情人。

如果最後的那個阿泰莫諾夫，在十月革命時期被壓倒時，也有伊利亞·阿泰莫諾夫的那種性格，他可借用他祖父談論貴族的話來說道：

「工業家的末日到來了——

他並沒有這樣說。那來自取了那些阿泰莫諾夫們的地位而代之的社會層的作家，代他說了這話。

在他於「十月革命」後所寫作的第二部不朽的作品中，高爾基表示了那些在專制政府推倒後曾經企圖操縱社會的發展的受過教育的俄國蒲爾喬和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對於生活的革新是多麼的不適宜。

克里姆·沙姆金乃在前世紀七十年代末生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的蒲爾喬家庭中。他兒時的最初記憶是與英勇的「民意黨」(Narodovoltsi)的被消滅連結着的。他的學生時代與羅曼諾夫皇朝最後一個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相一致，這個皇帝登極時在莫斯科的古亭廣場上殺死了上萬的民衆。他學生時代的另一要事爲勞動者羣衆運動的興起，在到現在（一九三四年夏）止所發表的敘述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經歷的三卷小說中，高爾基表現着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時期及其後的反動時代的俄國各種自由主義的蒲爾喬和蒲爾喬的知識分子。在我們面前，我們先後看到了莫斯科彼得堡，俄國的鄉間，一月九日，莫斯科的暴動，革命的鎮壓和反動的勝利，知識分子口頭上的革命，以及當他們發見民衆的起義目標並不在拿一個蒲爾喬的議會政府來替代尼古拉刻

二世的政府，而是在消滅社會的不平等的根基時的立即從革命引退。

一大批整潔的，自得其樂的，伐拉甫加型的知識分子蒲爾喬；還有一大批萎靡不振的，不滿足的，然而沒有骨氣的，克里姆·沙姆金型的知識分子；高爾基表示着這些人的不適於接管事務和建設新生活，正如伊利亞·阿泰莫諾夫の後嗣一樣。

用了阿泰莫諾夫的事業和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高爾基完成了革命前的舊俄羅斯的寫照；這寫照，他早已在福瑪·哥台耶夫，奧古羅夫鎮，和馬太·郭誠姆雅金的一生中動手用那麼巧妙的筆法來描繪了。

在這一作品中，革命前的有產社會的蒲爾喬俄羅斯以三種基本的面相出現着：奧古羅夫鎮是偏僻的俄羅斯的沉悶和褊狹的具體化；福瑪·哥台耶夫中的馬雅金們和阿泰莫諾夫們具體表現着工商家的俄羅斯的獸性的貪婪和殘忍；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中的伐拉甫加和沙姆金具體表現着知識分子的破產，意志薄弱，和沒有道德；一邊扮演着急進者，一邊却由於害怕和自私客觀地協助維持着「奧古羅夫」精神並實行保障着阿泰莫諾夫的利益。

從最初的寫實主義的巨著（福瑪·哥台耶夫和三人）起，直到他最近的兩部不朽的作品（阿泰莫諾夫的事業和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高爾基始終以他那對於有產社會的俄羅斯的深

的藝術的透視來表示着：人生的悲慘之事乃是私有財產制度和剝削者的卑鄙所造成的。

在四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高爾基所做的創造工作是可與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和左拉的羅貢

·馬加爾（Rugon Macquart）媲美的。

巴爾札克表現了從封建制度沒落直到七月的君主政體告終這一時期的法蘭西·愛彌兒·左拉提供了「第二帝政時代的一個家族的社會的和自然的歷史」。高爾基已在基本上完成了自廢除農奴制度時起直到「十月革命」時期的俄羅斯歷史的藝術的寫照，並且已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貢獻了非常有價值的幾章。

巴爾札克和左拉的藝術，在大體上提供了各該時期的一幅蒲爾喬或小蒲爾喬的寫真。

高爾基的藝術，提供了一八六一年以後的俄羅斯的一幅革命的大眾的寫真。

巴爾札克和左拉在大體上企圖藉着他們的藝術補綴好那蒲爾喬的衣服。他們期望着改善資本主義的方法。高爾基用他的藝術表現着：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制度而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制度，才能使人類回復康健。

無上的藝術家高爾基，用了藝術所特有的方法，顯示了蒲爾喬的革命必然將變為大眾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因為那些阿泰莫諾夫們所走的路並不能使俄羅斯走到新生

之境。

在阿泰莫諾夫的事業和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中，對於歷史過程的深刻的理解和牠們的充分的藝術的處理是結合得如此高明，竟在那些「太平時世」的大作家的藝術中也少見的——這是高爾基的藝術的特色。這就是他的作品所以變成了蘇聯讀者以及作家的社會主義意識的形成上一個極重大的因素的緣故。對於蘇聯的作家，這些作品乃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偉大標本。實在，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作品並不一定須以社會主義的建設為主題。牠的特色是在客觀的而同時又是積極地大衆的，社會主義的，不論是表現當前的現實的理知現象或歷史上的過去的。

高爾基的這些作品向我們的文學界證明，在革命的，大衆的意識的光輝中，不朽的藝術作品是可以創造出來的。這些作品駁倒了說革命時期不能創造偉大作品的一切議論，駁倒了以為革命的藝術必然是淺薄的，不完善的，且必須以時事等為題材的一切成見。

表示了一個藝術家可以藉着深刻的藝術的研究和對於過去歷史上的重要史實的描述——即使那是與我們現代有密切關係的最近的過去史實——獲得多少的成就，高爾基給了我們的文學界很好的榜樣，怎樣去藝術地反應現代的史實。

最近，一九三四年春間，高爾基在他編輯的「域外」（Za Rubezhom）雜誌第六期上發表了